

牢记总书记的嘱托·高质量发展进行时

□ 本报记者 吴陆牧

大城大乡的融合答卷

——来自重庆市的调查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作为我国中西部地区唯一的直辖市，重庆市既拥有超大城市突出属性，也兼具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的鲜明特征，一度面临城乡区域差距较大、山区库区发展基础薄弱等问题。对此，重庆全域统筹、一体规划，从要素融通、以城带乡、共建共享等方面着手，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城乡融合发展之路。

重庆市大山大水、大城大乡，城乡二元结构较为明显。2024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在重庆考察时强调，重庆集大城市、大农村、大山区、大库区于一体，要大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积极推进以(区)城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有序引导、依法规范城市工商资本和科技、人才下乡，助力乡村全面振兴。

城乡区域差距较大，中心城区带动能力不足，山区库区和农村地区内生动能偏弱等现实问题，曾是重庆致富路上的“拦路虎”。但换个视角看，破解城乡区域发展不平衡，正是重庆发挥后发优势、拓展增长空间的潜力所在。难题如何破解？潜力怎样释放？

两年来，重庆牢记嘱托，统筹推进新型工业化、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构建产业升级、人口集聚、城镇发展、乡村振兴的制度机制和政策体系，探索共同富裕新路径。2025年，重庆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2.21:1，95%以上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超10万元。

关键要素加速流动

金佛山下，重庆南川区南城街道三汇村，一块9.95亩的土地曾经撂荒多年，杂草丛生。如今，这里建起了云禅禅养民宿，游客络绎不绝，山间茶香四溢。

民宿主人陈士凤说，得益于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他们通过公开交易获得该地块产权后整修为民宿，自去年5月营业以来，营业额已超80万元。

“做梦都没想到，闲置地能带来这么大收益。”三汇村党委书记陈凤丹感慨，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引来了资金，盘活了撂荒地，既美化了乡村，又壮大了产业，还增加了村集体经济收入、带动村民就业增收，一举两赢。

一个地块的“苏醒”，折射出重庆城乡融合的关键突破。

过去，农村土地、生态资源长期“沉睡”，难以转化为发展资本，而城市人才、资金要下乡又面临制度性壁垒。要素流动不畅，成为城乡融合发展的最大梗阻。

如何破局？重庆以制度创新打通堵点，一方面深化农村土地制度改革，盘活闲置资源；另一方面实施规划、科技、经营、资金进乡村和能人、青年、务工人员回乡村的“四进三回”行动，促进“人、地、钱”等关键要素双向合理流动。

农村土地制度改革，如同一把钥匙，打开了融合发展的新大门，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大动力。南川区规划和自然资源局行政审批科副科长杨程介绍，作为全国深化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试点地区，南川区目前已完成12宗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面积65.3亩，出让总金额2200多万元，带动商业、仓储、旅游等产业投资0.53亿元，初步实现了“土地活、产业兴、农民富”。

调查手记

系统思维推动整体跃升

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既关乎区域协调发展的成色，更关乎共同富裕的底色。当前，我国正处于破除城乡二元结构、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从重庆的实践看，城乡融合发展之所以取得明显进展，关键在于念好融、带、共“三字经”，以系统思维推动城与乡在互补互促中实现整体跃升。

念好“融”字经，破解要素单向流动的困局。过去，城乡二元结构长期存在，造成要素流动“城强乡弱”、资源配置“城多乡少”。融，就是要打破这种单向虹吸，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并更好发挥政府作用。只有当城乡之间的隐形墙被拆除，人才、资金、技术才能像血液般在城乡肌体中顺畅流动，城乡之间的“势差”才能转化为发展“动能”。

念好“带”字经，关键是强化引领，在以城带乡中实现功能互补。带，不是简单的“城市帮扶乡村”，而是要构建优势互补、分工协作的区域经济布局。一方面，要发挥城市产业链的牵引作用，通过产业梯度转移、链条延伸，将先进生产力注入乡村。另一方面，要突出县域这一关

去年3月，大足区棠香街道和平村4组村民游家凤将自家300多平方米的宅基地退给村集体，获得3万多元补偿。“地闲着就是浪费，退出后不仅增加了自家收入，村里还能对土地进行开发利用，两全其美。”游家凤说。

大足区依托农村宅基地“三权分置”改革，为乡村发展腾出空间。“去年，村里共有8户村民自愿有偿退出宅基地，总面积近3亩。”和平村党支部书记刘燕说，近年来，村里修建了健身步道、星空露营地等旅游设施，打造了“棠香人家”景区，吸引大批城市游客前来休闲观光，助力文旅融合发展。

人才的流动方向与配置效率直接决定着城乡融合的质量。潼南区是农业大区，区委常委、组织部部长刘艳说，随着城市化进程推进，不少农业企业、强村公司都面临专业人才匮乏的困境，“单个科技特派员往往解决不了种植、存储、加工、销售等全链条的问题”。

怎么办？去年，潼南区实施了“一乡镇一产业一组团”人才帮扶机制改革，从高校、科研院所等单位引进专家人才和技术骨干，以项目化方式组建服务团队，面向乡镇开展差异化、多样化的智力服务。“首批46名专家人才下乡服务，已开展技术培训10多场次，解决生产技术难题200多个，14项科研成果落地转化，带动7个乡镇发展油菜制种、水产养殖等优质产业3000余亩。”刘艳说。

除了人才，资金也在加速流入乡村。43岁的邓中是重庆梁平区星桥镇的种粮大户，2024年，他从重庆银行梁平支行拿到了一笔90万元的“乡村振兴青年贷”贷款。“以前没有抵押物就无法贷款，如今有农业担保公司做担保，资金有了，发展底气更足了。”邓中说，他用这笔贷款把种植规模从2000亩扩大到3000亩，还购置了农机设备，为2000多户农民提供“耕种防收烘销”全链条社会化服务。

梁平区创新乡村振兴投融资机制，推动金融和社会资本加速向农业农村聚集。“我们依托‘政银担’合作机制，与重庆市农业融资担保集团等机构建立风险共担模式，大幅提升涉农信贷投放比例，解决农村经营主体‘缺抵押、少担保’难题。”重庆银行梁平支行副行长郑琛说，截至2025年末，该行普惠涉农贷款余额达1.8亿元，乡村振兴贷款累计投放量达2.2亿元。

以城带乡梯次赋能

从重庆中心城区搭乘高铁，1个多小时便可

2025年
城乡居民收入比缩小至 **2.21:1**

- 持续深化
- 小县大城
- 强镇带村
- 强村富民
- 贯通联动改革

农村产权流转交易额达到 **60亿元**

95%以上 的村集体经济经营性收入 **超过10万元**

来到位于渝东北的万州区。这座地处三峡库区的腹心城市，如今肩负着新使命——建设重庆市重要城市副中心。

在万州现代综合物流中心，运输车络绎不绝，周边区县的服装、玩具、农产品等货物在此集结后，通过公路物流运往沿海地区。“集约化物流运输解决了渝东北地区物流碎片化问题，降低了物流成本。”物流中心负责人张国斌说，园区目前已入驻商贸物流企业36家，建成仓储面积约3.6万平方米，日进出货物超2万吨。

万州区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张兵介绍，围绕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提升现代化产业能级、建设全国重要交通物流枢纽、提升区域性公共服务水平等多方面发力，万州区城市能级得到提升，对渝东北三峡库区辐射力带动力明显增强。2025年，万州区地区生产总值增速达6.8%，城镇化率达72%。

城市之强，强在集聚辐射。如何让城市辐射效应更顺畅地传导至乡村？重庆探索的路径是构建“中心城区—城市副中心（区域中心城市）—区县—中心镇—乡村”的梯次传导体系。以“2小时重庆”交通圈建设为牵引，通过“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强村富民”贯通联动改革，逐步形成“一核引领、多点支撑、协调发展”的市域发展格局，让人流、物流、资金流实现全域大循环。

中心城区是“龙头”。重庆通过中心城区产业引领、创新策源、开放带动、服务示范等系列活动，发挥超大城市在市场、产业、就业等领域对城乡融合发展的带动作用。在两江新区，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电子信息、生物医药等产业蓬勃发展，不少企业在山区库区布局了加工制造及原料基地，通过产业链纵向延伸，带动区县城及乡村发展。

重庆华森制药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从事药品研发、生产和销售的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游洪涛介绍，他们在两江新区布局了研发中心，在荣昌国家高新区打造“5G+工业互联网”智慧工厂，并以“公司+农户”形式在云阳、南川、酉阳等山区县建设了3000多亩中药材种植基地，带动当地就业。

广袤的县域也在加速“强身”。近年来，重庆市出台了《重庆市推进以区县城为重要载体的城镇化建设实施方案》《重庆市“小县大城”“强镇带村”试点工作方案》，引导产业、人口和要素向有比较优势的区县城和中心镇集聚，“一县一策”推进以区县城和中心镇为重要载体的新型城镇化建设。

地处三峡库区的云阳县是重庆唯一一个“小县大城”“强镇带村”双试点区县。该县重点

项目服务中心主任张志强用“四难”概括过去的发展困境：空间“山多地少”建设难、产业“散多聚少”兴业难、乡村“村多人少”振兴难、民生“需多供少”保障难。

为此，云阳县聚焦“产城人”三大核心，打出“组合拳”：城市建设从外延扩张向内涵提升转变，产业发展从面面俱到向“重点专精”突破，乡村建设从同质投入向精准赋能提升，民生事业从基础保障向优质供给迈进。如今，云阳县常住人口占比提升至51%，园区规上工业产值占全县比重超70%，建成重庆市级美丽宜居乡村43个。

涪陵区新妙镇则通过“强镇带村”试点，完成了一场蜕变。“过去，镇上以传统农业种植为主，产业结构单一，农民收入受限。”新妙镇党委书记陈松说，引进重庆立华牧业有限公司和重庆畅韵装卸搬运有限公司后，肉鸡和物流产业蓬勃发展，工业反哺农业，走出了镇强、村兴、民富的新路子。2025年，新妙镇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增长4.6%和5.4%。

肉鸡产业的发展就是生动例证。重庆立华牧业有限公司投资800万元在新妙镇建立肉鸡分栋中心，以“企业+村集体+大户”形式与镇上10个村集体开展养殖合作，吸纳就近务工200多人。新妙镇北山村党支部书记赵浩给记者算了一笔账：“村里目前建了69个鸡棚，每个棚可养鸡2万只，按照出栏3批计算，每年出栏量就超400万只，村集体经济增收达20多万元。”“加工在镇，基地在村，增收在户”的产业融合格局正加速形成。

民生红利普惠共享

路一通，重庆长寿区石堰镇朝阳村的产业就活了起来。“过去村里只有一条土路，车进不来，产业发展受限。”50岁的邱映在朝阳村流转了400亩撂荒地种植蔬菜。去年，村里新修了一条水泥路，彻底告别了出行难、运货难。如今，他的蔬菜基地已带动60多户村民增收，每年有800吨蔬菜销往城区各大商超。

城乡融合的核心目的是打破城乡二元结构，让广大农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近年来，重庆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了千万亩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千万个宜居宜

业和美乡村示范创建、千万农民增收致富促进、千亿级优势特色产业培育“四千行动”，补齐乡村教育、医疗、就业、住房等基础性、普惠性、兜底性民生短板，农民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不断提升。

产业共兴，让农民腰包鼓起来。48岁的廖化平是重庆江津区先锋镇绣庄村村民，也是重庆渝滋香食品科技有限公司的配料工人。“以前在家种花椒，如今变成了产业工人，步行几分钟就能到公司，挣钱、顾家两不误。”廖化平说。去年10月，渝滋香食品公司把工厂从江津城区搬到江津先锋食品产业园后，不仅吸纳了70多名村民就近就业，还带动了当地花椒等农产品的加工销售。

如今，江津先锋食品产业园已入驻企业50多家，成为当地“引企入乡、引业富乡”的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先锋镇镇长朱玉说，城乡产业协同发展平台的建设，有力引导城市资本投入乡村，提高了农产品精深加工水平，推动城乡产业一体化发展，促进城乡居民共享产业发展成果。

服务共享，把“城里的事”办到“家门口”。前不久，重庆垫江县三溪镇青龙村村民陈安全在垫江县坪山中心卫生院成功完成了胸腔闭式引流手术，他感慨：“过去看病都往县城跑，坐车来回要2个多小时，如今在镇上就能享受到大医院的技术和服务，方便又放心。”

变化源于紧密型医共体的组建。去年，垫江县人民医院与坪山中心卫生院等10多家基层医疗机构组建了紧密型医共体，实行医护人员、业务服务等一体化管理，引导优质医疗资源下沉。“纳入医共体后，医院门诊人数增加了10%以上，越来越多基层群众在家门口享受到优质医疗服务。”坪山中心卫生院院长廖晓东说。

基础设施不断完善，公共服务更加均衡，产业发展富民增收……随着城市资源不断流向乡村田野，乡村的产业、生态、文化也在反哺城市多元需求。如今，重庆正加快实施基础设施融合、公共服务融合、城乡要素融合工程，向着建设城乡融合乡村振兴示范区的目标笃定前行。



重庆市南川区大观镇中江村的茶叶基地。
汪新摄(中经视觉)



重庆市长寿区龙河镇四坪村果园，村民们在采摘柑橘。
李辉摄(中经视觉)